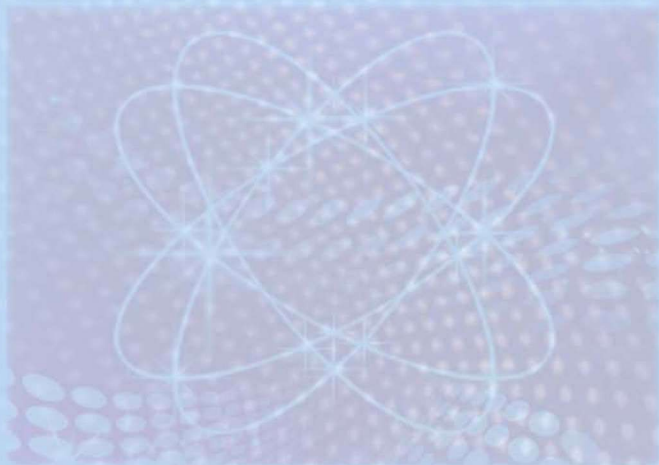


最受学生喜爱的散文精粹： 13

春意融融

李宏 主编



辽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春意融融/李宏主编. —沈阳:

辽海出版社, 2011. 1

(最受学生喜爱的散文精粹; 13)

ISBN 978-7-5451-1093-7

I. ①春… II. ①李…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世界

IV. ①I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03388 号

责任编辑: 段扬华柳海松

责任校对: 顾季

封面设计: 唐文广

出版者: 辽海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电话: 024-23284469

E-mail: dyh550912@163.com

印刷者: 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发行者: 辽海出版社

幅面尺寸: 140mm×210mm

印张: 126

字数: 1980 千字

出版时间: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834.40 元 (全 28 册)

前 言

《最受学生喜爱的散文精粹》从喧嚣中缓缓走来，如一位许久不见的好友，收拾了一路趣闻，满载着一眼美景，静静地与你分享。靠近它，你会忘记白日里琐碎的工作，沉溺于片刻的宁谧。靠近它，你也会忘却烦恼，还心灵一片晴朗。一个人在其一生中，阅读一些立意深远、具有丰富哲学思考的散文，不仅可以开阔视野，重新认识历史、社会、人生和自然，获得思想上的盎然新意，而且还可以学习中外散文名家高超而成熟的创作技巧。编者从浩如烟海的散文卷帙中遴选出上千篇中外最美的作品辑录成书。这些作品有的字字珠玑，给人以语言之美；有的博大深沉，给人以思想之美；有的感人肺腑，给人以情感之美；有的立意隽永，给人以意境之美。通过阅读本书，引导读者准确、透彻地把握作品的思想内涵；引导读者从不同角度去品味原文的主旨、情境、意蕴，在给读者以视觉上的愉悦享受的同时，也为读者带来广阔的想像空间。我们诚挚地期望通过本书，能够引领读者领略散文的真貌，同时启迪心智，陶冶性情，进而提高个人的审美意识、文学素养、写作水平、鉴赏能力和人生品位。

目 录

走是灯笼.....	1
赤脚记.....	3
天堂的声音	5
几块表，一些人.....	8
给未来丈夫的一封信	12
去见阿炳.....	14
有月亮的晚上.....	17
童年的伴侣(外一篇)(节选).....	19
拒绝的权力	20
黏糊的男人	23
瓷器与睡眠	28
创造的火光	31
我的第一次旅游.....	35
短工市.....	40
父亲的手.....	43
村艺.....	46
爆竹的记忆	48
绝版的周庄	51
蒙古人.....	54
月光下的童年.....	61
割草.....	66
艾伦·金斯堡.....	67
我与地坛.....	74

慢慢长大.....	94
郴江幸自绕郴山.....	98
纤夫.....	120
那日，我放飞了一只蜻蜓.....	123
上坟.....	125
众草.....	129
小白鹅的梦	133

走是灯笼

文/刘金生

总也忘不了小时候的那次经历。

离开姑妈家的时候还是响晴薄日的，走了不到半路突然下起雨来。开始还不觉什么，等雨大了才知道情况的严重。

路边全是庄稼地，没有人家，连一棵树都没有，避雨，是妄想。脚下的土路变成了泥路，每向前迈一步都得做出一个奋力拔腿的姿势。虽然是夏天，雨水浇在身上还是凉凉的，接着就是从心里往外冷。天变暗了，路上没有行人——也许有行人看不见，脸上流着的雨水和眼前的雨幕使我只能看清脚下的一小片地方。还有六七华里的路程。当时的我还只是个身小力薄、刚满 13 岁的孩子！

我又冷又怕。我想回姑妈家，但想到经过努力才换来的行程再用同样的努力倒回去，我实在不甘心。我想停下来。忽然想起爷爷说过的话：“等是窟窿。”我不知道爷爷说的“窟窿”指的是什么，我甚至记不清爷爷是不是这么说的，我只知道，此时的我如果等，所面临的就是窟窿——我将坠入困苦的深渊！“等是窟窿”这句即时得来的警句，在我的几乎空白的大脑里竟成了唯一的意念。它警示我，不论多么艰难，也不能停下向前的脚步。

记不清摔了多少跤，也记不清是怎么回的家，但在雨中跋涉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等是窟窿”这句话，已经和这个情景凝为一体，成为一条活生生的哲理融进我的生命。它让我明白，不论是顺利的时候还是不顺利的时候，都不能消极地等待，更不能自甘堕落，都要用积极的态度面对人生。

不“等”的经历多了，再回顾当年的情景，在“等是窟窿”之上又多了一层人生的感悟：走是灯笼。是的，当年在雨中的“走”是灯笼，后来所有的决不消沉的“走”也是灯笼。这灯笼就是在朦胧或昏暗中亮在我眼前的希望。

赤脚记

文/吴建华

有一年回家乡，朋友带我去看山景。久居闹市，对山里的一切都感到新鲜和亲切。

当我们沿着一条小径行进时，蓦地，半山腰有几条人影，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他们挑着沉重的担子，在羊肠小道上艰难地跋涉着。原来，是一群砍柴的农民。按理说，上山砍柴应穿草鞋，而他们却光着脚板。朋友告诉我，上山砍柴时，为防止尖利的树枝、茅草根扎伤脚板，他们是穿着草鞋的，而下山时，他们都习惯光着脚板。我仔细一瞧，果然每副柴担上，都绑着一双草鞋。

看他们光着脚板，健步如飞的姿态，我的脚底不禁也痒了起来。我提议，不妨也赤脚爬山。朋友原先担心我的脚板受不了，最后还是应允了。

我们光着脚丫，在崎岖的山路上踽踽而行。不时踩到一些粗砂粒、小石子，疼得我直龇牙。朋友劝我穿上旅游鞋，我执意不肯，坚持和他一起登上山巅。到了山上，才发现双脚已挂彩多处，脚面不知是被芦苇还是什么利草刈破，留下殷红的伤痕；脚底被沙石磨起了好几个泡泡。朋友利索地帮我挑了水泡，顿觉舒坦多了。我不禁想起念初中、高中时的情景。

当时家住乡下，念初中的学校，离家有十几公里远。念高中虽在县城，但离家只有六公里左右。由于路远，只好在学校寄宿，但每星期还是要跑两趟，一趟是星期六下午，一趟是星期天下午。星期六下午回家，星期天下午从家里赶回学校。

那个年代，学生是比较清苦的，穿补丁衣服习以为常，没有手表，更遑论自行车了。所以，我们这些住在乡下的寄宿生，只好步行了。步行时没有鞋穿，一律光着脚丫。大概是长期步行的结果，人人练就了一副铁脚板。不管什么小砂子，或是小石子，全然不惧；哪怕什么小河、小溪，一蹿而过。

我们喜欢星期六下午的步行，因为回去时没有负担，一身轻松。而星期天下午回学校，就艰难得多。因为要带着一个星期的粮草。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而我们这些乡下学生，兵马和粮草是同行的。这些粮草，如果都是大米还好办一些，难办的是还带上不少地瓜，这就大大增加了粮草的分量。除了大米、地瓜外，还有够一星期吃的菜。这些菜，有时是咸豆渣，有时是一大瓶的酱，比较好的，就是肥肉和盐一起炒的肉盐了。庆幸的是，那时书包的分量并不太重，如果加上现在学生十几斤重的书包，那非把我们压扁不可。

星期天下午回学校时，我们一般都结伴同行。每人用一根竹扁担，挑起一副担子。担子是沉重的，仿佛学生们艰难而充实的生活；担子是神圣的，犹如父母的叮咛和祖国的期待。大家挑着这副不平凡的担子，勇敢地前行，无所畏惧。油光发亮的竹扁担，挑走了明媚的春天，挑走了炎热的夏日，挑走了萧瑟的秋风，挑走了冰冷的冬霜。年小的学生挑不动了，大哥大姐们便默默地取下他们的布袋，压在自己已经不轻的担子上。

我庆幸，我曾这支队伍中的一员。

这些事情，虽然过去了三十多年了，但在我的脑子里，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并时时给予我上进的力量。

天堂的声音

文/李琦

恩雅的歌与眼前的一切互为注释，而我觉得自己的某一部分，已被那鸟群的翅膀驮走了。

从前，我在《北方文学》当编辑的时候，同事给我介绍一个女孩儿。她姓邹，当年十八岁，年轻而美丽，热爱着诗歌，又是虔诚的基督徒。我没给她发过诗，却和她互相信任，经常在一起谈谈心，说说宗教的事，有时就说到音乐。

小邹最喜欢的好像是宗教音乐。她说，一唱起赞美诗，心中就升起一种奇异的感觉。那种感觉形容不出来，反正就是非常好。这个目光单纯的女孩儿，生活在平凡的日子中，心中常感念的却是天堂和上帝。

后来这孩子去了南方。她是学外语的，在南方发展很快。在一家合资公司里，凭着真才实学，不断升职。用她的话说，我在养家糊口（她父母年迈体衰，家中只有她和姐姐）。

久居南方，这个北方长大的孩子自然想家。她有时打个电话过来，怯怯地问下雪了吗？哈尔滨好吗？那种孩子气的语言常常让我担心，有这副心肠的孩子，能适应商界的复杂吗？看到我对她的能力有怀疑，她告诉我，她成熟了，有能力应付工作，就是寂寞。下班后她就躲回自己的小屋听音乐。孤寂的岁月里，音乐陪伴了她。这样内容的电话，她在深圳来过，在香港来过，在东南亚也来过。有一天电话又来了，她问，李老师，你喜欢恩雅吗？

我那时还不知道恩雅，就如实相告。她幽幽地说恩雅的歌声太好了，那是天堂的声音，你肯定会喜欢的，还说马上就把恩雅的带子给我寄来。

我就这样认识了恩雅。

第一次是用随身听听的恩雅，不染尘埃的声音像雾一样在我耳边弥漫着，我只听了一会儿就知道小邹为什么爱这歌声了。空旷灵动的声音像是从遥远的山谷里冉冉升起，那种遗世独立的气质，那种缥缈悠远的嗓音，让基督徒小邹想到天堂是非常自然的。爱尔兰的恩雅让她回想起在哈尔滨那些天降大雪的日子里，她踏着厚厚的积雪去教堂，她仰起年轻光洁的脸庞，望着十字架上的耶稣，和那些来自四面八方教友一起，在雄浑漂亮的教堂里，感怀心中的上帝……

年轻的小邹喜欢恩雅，不再年轻的我也喜欢。恩雅的歌声，对我们来说，是一条曦光微露、恬静湿润的道路，这道路通向我们梦中的远方。顺着这条路，我又走回了 1993 年的秋天——那个雨雪飘飞的深秋，我站在莫斯科郊外的教堂区中。周围是那么静谧，我们的朋友薇拉，带我们走进一座庄严美丽的教堂。几位莫斯科少女正在唱赞美诗。从教堂窗外射进的阳光照耀着她们青春皎洁的面庞，她们就像是刚刚收起翅膀的天使。来自各地的教徒在神的面前，虔诚地祈祷……我虽然不是信徒，却在那种与灵魂有关的气氛中，被感动得心潮起伏。我跟着薇拉，手捧蜡烛，向圣像走去。一种圣洁，毛毛雨一样洒向我，干净的流水，正在洗去我心灵的疲惫与灰尘……

又是秋天了。如今，在远离莫斯科的地方，我躺在哈尔滨郊外铺满落叶的树林里，又一次静静地听着恩雅。初秋的天空晴朗湛蓝，群鸟不时从我头上飞过。恩雅的歌与眼前的一切互为注释，而我觉得自己的某一部分，已被那鸟群的翅膀驮走了。

很长时间没有小邹的音讯了。喜欢恩雅的女孩，信仰上帝的姑娘，你还好吗？

几块表，一些人

文/李钢

人若能发明一种表，一倒拨，昔日的光阴即能重现，也很好玩。

弄块手表戴在腕上，时间就成为人的饰物，这个发明是精妙的。表使得时间有了形状、动态和声音，那是三位剑客骑着骏马踱步，贴近耳朵即可听见细密的蹄声，清脆悦耳。许多日子就被它一点点地踏碎了，每一秒的消费都是一次性的，既干净又卫生。

幼时疯玩耽误功课，常被大人痛揍，觉得苦海无边。认真想想，自己并无过错，唯一的缺点是没有表。没有表，理当游离于时间之外，不知不觉地长大。

如今的小孩子早早地戴了表，一样朝疯里玩。因此便知每一个少年实际上都是富翁，有足够的时间任其挥霍。

1968 年我入伍海军，军列待发广东之际，意外地得到父亲的一块瑞士怀表。我还满意，因掏出来看的样子很像战争年代的我军指挥员。记得那节闷罐车的新兵蛋子里唯我一人有表，挺酷，没事老爱摆弄，傻乎乎地臭显。再一个有表的，是接兵的邓排长，他是扶我上战马的人，长得像现在的歌星郁钧剑。他拥有一块金表，怎么来的不知道，此外还拥有两颗活动金牙，黄灿灿地一笑，又不像郁钧剑了。这两件东西大约是他的全部家当，一路上发挥着军事威力。金表使全排的作息精确到秒，很快树立起我严格的时间观念；金牙则使每一道命令具有金口玉言的感觉，迅速培养出我令行禁止的战斗作风。不管怎么说，我的军旅生涯就是从这金表金牙开始的，一生难忘。

新兵训练结束，我下艇后不久，邓排长以参谋身份随船蹲点，连同金表金牙。船靠黄埔那天他挺倒霉的，站在舷边洗漱，一弯腰金表

从衬衣口袋滑到江里，情急中他把牙缸的水一泼，泡着的金牙也泼了下去，人就晕了，满口漏风，吐词含混不清。大家觉得他怪惨的，不少人跳水帮他打捞，我也跳了，一时江边蛤蟆蹬腿加上狗刨，异常热闹。那码头能靠大舰，水深，哪里摸得着，我们却又不忍让他立即绝望，就继续扎猛子作翻江倒海状，表演给他看，个个都挺卖劲儿。珠江上有靠打捞杂物为生的艇仔，这时飘过一个来，用根带耙子的竹竿捅到江底，瞎蒙着一钩一提，竟勾起了那块金表，神了！众人看得直发愣，白扑腾了半天。那人取下表扔给邓排长，也不理会大家的捧场，掉头划桨飘然而去，像一个侠。邓排长喜出望外地买了一筐荔枝酬谢我们的表演，又散了好几盒“轰收”牌香烟（应是丰收牌，“轰”乃没有金牙的念法）。那金牙仍沉在珠江水下，是我迄今所知的唯一一处宝藏。

艇中队还有个陈艇长，河北人，左撇子，一身毛，有家庭负担，从牙缝里抠钱买了块日本西铁城，很爱惜，又很不爱惜。他打完球，泡了一桶脏衣服，就再找不着表了，也想不起丢在何处，独自坐在系缆柱上望海，极忧郁极伤心。三天之后洗那桶衣服（这人邋遢），变戏法似的从一只湿袜子里掏出那块表来，竟未进水。他还干过多次洗澡游泳忘记摘表的事，心痛不已又屡教不改。有天他捡石头掷海鸥，胳膊一甩，西铁城也脱腕飞去，眼睁睁看它落入海中。那天涨大潮，大家都说这回彻底玩完，没戏了。谁知潮水退尽，表却好端端地搁在一块礁石上，他连滚带爬地扑向前，如获至宝。陈艇长平时无架子，人缘好，有福相。他曾手书“爱兵如子”的条幅自勉，几个老兵见后，便商量着捶了他一顿，原因是他年长不过几岁，就想当大伙儿的爹。陈艇长后来转业了。

至于我那块怀表，在部队农场劳动时被指定挂在床头公用。夜里不知哪几个熊兵逃岗拨表，弄得我们一伙人黑灯瞎火地爬起来整队出操，口令喊得震天响。首长闻声从草棚伸头直骂：“搞什么名堂！深更半夜穷折腾，都疯了！”一看他的表，才三点钟，我的怀表已经六点多了。我们没疯，是表疯了。

1970年在虎门附近航道避台风，艇上一只帆桶被刮到江里，我跳水抓住桶，把绳子缠在胳膊上往回游，不料风大浪急，桶中灌水，像锚一样拖牢我下沉。那一瞬间我听见了怀表的声响，无比巨大，仿佛在测量我向死亡冲刺的速度，又如心脏跳动在体外。我第一次领受到时间的冷酷无情。此时我并不后悔，满脑子英雄的感觉，眼前甚至浮现出我被追认为烈士的庄严场面。接着有人放救生圈把我拉上甲板，水淋淋地站着，挨批。领导说为了个破桶送命，是事故，毁我长城，屁都不算。我满腹委屈，当个英雄真不容易。

我当老兵时探亲，用怀表换了父亲的一块劳力士（他手腕有弹片，不宜戴表）。一个士兵戴着世界顶级名表，搁到现在也是稀罕事儿，只是周围无人识货，我也奇怪它怎么有个劳动阶级的译名。这表在我手中发挥的最大作用，是借给一位湖南农村兵回老家相亲，他还觉得表型不咋样，不如国产的“东风”漂亮。亲倒是相成了，手表还给我，老婆归了他。

我对劳力士的态度一般。戴着它也干些敲敲打打的力气活。它似乎不太防震，老停，常躺进广州亨达利表铺消耗我的津贴费。表铺一老师傅将它大卸八块，那程序我都看会了。老师傅工作认真，脾气比劳力士还大，他讲的普通话是我听到的最糟糕的一种。

回重庆后，有天上街被人苦苦纠缠，说是弄丢了别人一块劳力士，要赔。我心一软，就由他拿两百元钱将表买了去。熟人知道了都

替我惋惜，认为我被骗了。我倒觉得没什么，名牌不名牌的，意思并不大。

眼下这种表又成了身价的象征。我有大款朋友花巨款购得一块，挽起西装袖子冒富，我就跟他打赌说：你敢两百元卖了它吗？他不敢。我敢。

后来带的表牌子杂，越发的不经用。前些日子又搞坏了一块，懒得再买，便从杂物盒里翻出一块老上海，上足了条，甩一甩拍一拍，走了，而且很准，每天只慢三分钟。我还嫌它走得太快了，“一寸光阴一寸金”的道理，只是现在才真正懂得，不由羡慕起挥霍无度的少年们。其实也无所谓，或许时间这东西，本该浪费一半，珍惜一半。想想浪费掉的一半，方可领悟生命的乐趣；珍惜剩下的一半，才能知道生命的意义。

人若能发明一种表，一倒拨，昔日的光阴即能重现，也很好玩。这似乎又不是表的事了，而是造物主的事。但思维是可以倒拨的，我一拨，便想起了从前这些事儿。

给未来丈夫的一封信

文/李忍岳

是快乐还是忧伤，这在我心中建造天堂与地狱的权力，我就全交予你。

亲爱的丈夫：

又是一个灯火阑珊的夜。提笔只想告诉你：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是我终生的嫁妆。

当沧海终化桑田，当曾是最动人的一切都成了往事，当青春不再红颜已老，我们却能平淡相守，默契相视。正如长江后浪推前浪，四季也会嬗变。当别人为爱为情甜蜜、忧伤、痛不欲生、凄凄惨惨之时，我们也能平静牵手，笑看花开花落、云卷云舒。绚烂的日子之后，留得一分坦然，便已足够。

我不曾奢求过虚幻的幸福，也不曾想过金钱能带来真正的富足。你就不必担忧你没有俊朗的外形，叹息你家产菲薄。你要知道，这些，不会带给你的妻子以真正的幸福。家财万贯，若在一个败家子手中，终有山穷水尽的一天。那所谓爱情的根基一垮，两个人也会各奔东西，何苦来留作笑柄？想起三毛的戏谑：看得不顺眼的，亿万富翁也不嫁；看得顺眼的，亿万富翁也嫁。而对荷西，她则只要能吃饱饭便可以了，还表示吃的不多。这其中又怎能说不含哲理？嫁与你，我便要与你一起创造生存的空间。英俊高大，这些可遇不可求。当多年之后，你鬓角满霜，谁又会在意漫长一生中，你曾怎样潇洒与风度翩翩。青春美好，却也短暂。毕竟“短的是激情，长的是人生”啊。

只要你上进，我绝不会苛求你。当你四处求人，阿谀奉承，委屈自己，自己逼自己，忘了生存也有要求快乐的权利，我一定会阻止